

都市边缘人系列

盲流部落

周崇贤 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盲流部落



内容提要

刀锋曾经的女友七妹儿在家庭的巨大阻力下，与刀锋分手，之后她南下寻梦。不料陷入了流氓的魔掌，从此坠入风尘，一晃数年。因为不堪忍受那没完没了的利用和折磨，她彻底厌倦了出卖青春肉体的风尘生活，从南方逃回四川老家。她想以死来结束自己恶梦般的日子，在自杀之前，她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向刀锋作最为虔诚的忏悔。在那个夜风轻吹月色如水的晚上，她对刀锋说：“你才是我今生今世的男人！”

七妹儿走了，她将走向何方，她是生是死？迭起的悬念扣人心弦！

刀锋怀着满腔的仇恨，将上门挑衅的一伙恶棍撕成了血人，撂翻在山沟里，然后离家出走。

东江市美洲电子有限公司人事小姐叶小丹接受了刀锋，刀锋无意间成了公安机关的内线、卧底，他的机智勇敢使他屡建奇功。

然而，江湖凶险谁人知？刀锋出生入死，每一天都像行走在地雷阵里，稍不小心，就有可能被黑帮斩头。有多少因为他而吃了大亏倒了大霉的黑道中人，将他恨得入心入肺；又有多少美艳绝伦的佳丽，把他爱得刻骨铭心？放眼江湖，恩怨情仇，刀光血影，动魄惊心！

黑道人物是神秘的恐怖的，撩起他们灰暗沉重的面纱，

我们吃惊地发现，那些东晃西荡，四处流窜的无业游民，三五一伙七八一群，时合时分，星星点点，散布渗透在富裕的南方，活动在城市和乡镇的工厂、酒店、街巷、出租屋里，他们就像不定时的炸弹，随时都有可能轰然炸响。绑架勒索、走私贩毒、赌博诈骗、嫖娼卖淫，他们什么都干。警方为此大伤脑筋……那么与他们为敌的刀锋将是怎样的命运？他的文韬武略，他的威猛矫健，他的浩然正气到底是怎样的激动人心呢？他那惊心动魄的传奇，又将以怎样的方式流传？



目 录

第一章 浴女春光 \ 1

是谁在女工冲凉房里安装了摄像探头？又是谁躲在电房里偷看女工洗澡？
搬运工午夜大揭秘，生死决斗打动美女芳心。日本主管落入法网。

第二章 初恋随风 \ 39

女记者的采访使他想起了初恋：那个春光迷蒙的夜晚，他们在羞涩和疼痛中
深入对方的肉体 and 心灵。可是，心爱的女人却在南方迷失了。

第三章 神探英雄 \ 79

老板情妇的出租屋里发生抢劫案，搬运工做侦探却被当成嫌疑犯。派出所
里的面对面交锋爆出真相，原来，劫财劫色的不是别人，却是……

第四章 缉毒先锋 \ 117

夜总会里莺歌燕舞，惹得美人醋意大发。又谁知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那幕
后黑手。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毒贩惊恐地发现，眼前布满了黑洞洞的枪口。

第五章 杀手迷踪 \ 153

大老板躲杀劫飞越重洋回国避难，搬运工被混血美人儿看中，负责贴身保
镖。到底是谁越洋追杀？半夜里，女人的惊叫突然炸响……

第六章 红粉保镖 \ 189

打工仔血溅街头无人管，硬汉子挺身而出追击飞车党。洋妹妹动情上医院，
却不料一帮地痞气势汹汹杀到，敌众我寡，正义与邪恶展开殊死较量。



第七章 情海苍茫 \ 223

情场上出现第三者，英雄也有肚量小的时候。几拳头打掉了工作，买个假文凭去应聘记者。夜探洋妞又起误会，海边的浪漫和心跳无限激情。

第八章 侠女娇娃 \ 257

海浪的诱惑就是夏娃的诱惑，一顶帐篷就是生命的婚床。情到深处，新人欢笑旧人哭。女记者深入淫窝，吉凶未卜。

第九章 疑云密布 \ 291

省城记者暗访东江，酒桌子上流行荤段子，红男绿女打情骂俏，却不料出租屋里，流浪记者突然失踪。是绑票还是暗杀？疑云起处，东江走私大案初露端倪。

第十章 猎艳惊魂 \ 325

老枪夜闯女记者的闺房，兔子想吃窝边草，谁知不速之客从天而降，将对裸身男女掳走扔进地窖。惊魂未定竟发现，地窖之中还有五花大绑之人……

第十一章 狂飙行动 \ 357

东江海关缉私大战全面打响。死里逃生的硬汉与走私分子狭路相逢，双方一场混战。身负重伤的汉子，成了多情女子心中放不下的牵挂。

第十二章 悲情风暴 \ 389

一个美丽而忧伤的夜晚，刀锋与叶小丹久久热吻。“小丹，你是我一生一世的女人！”可是，一觉醒来伊人何去？痛彻心肺的刀锋，再一次亡命天涯。

青流部落



第一章

浴女春光

是谁在女工冲凉房里安装了摄像探头？又是谁躲在电房里偷看女工洗澡？搬运工午夜大揭秘，生死决斗打动美女芳心。日本主管落入法网。

盲流部落

1

刀锋大汗淋漓地走在东江经济特区六月滚烫的阳光之下。他穿着一双白色的真皮运动鞋，一条宽松的黛青色牛仔褲，一件黑色的背心紧紧地贴在白皙的肌肤上，这使他挺拔的身材愈发抢眼。

刀锋此行的目的地是东江市美洲电子有限公司，那是一家绝对大型的外资企业，属下子公司和分厂遍布珠江三角洲。地处东江的总公司，单企业员工就近两万人。

刀锋从《广州日报》的招聘广告上得知美洲电子有限公司这天招保安员，他为此一大早就从中山搭车赶过来，他需要找一份适于自己的工作。

快到的时候天上突然滚过一串雷声，紧接着平地卷起一阵疾风，刀锋抬眼一望，头顶之上的太阳已飞身而遁，眨个眼儿天上就乌云滚滚。不好，要落大雨了！刀锋赶紧几步冲到美洲公司大门口，他看见设在门口的招工点已经着手收摊，几个身着白衬衣套西装裙的文员小姐正在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

刀锋又是几步紧赶，窜过去叫住了一个文静秀丽戴眼镜

的小姐：“哎，小姐，请问一下这儿招保安是吗？”

那阵子眼镜小姐已经捧了文件夹准备收摊走人，她的目光透过两片晶莹秀美的玻璃匆匆地看了刀锋一眼。“招满了，不要了。”她说。偏头冲门卫室那边叫：“哎哎，快点把台子搬进去。”

眼镜小姐抽身就走，冷不防胳膊被情急之中的刀锋一把拉住。她掉转头来一张粉脸涨得通红：“你、你干什么？你的手，放开！”

刀锋猛然觉得有些不妥，刚想松手，念头一闪又改变了主意。他紧紧地抓住眼镜小姐，就像抓住一抹希望抓住一份工作。他估摸攥在自己手中这位秀丽端庄的眼镜小姐就是今天招工的主角，说不定正是她主管人事，抓住她，实际上就等于抓住了一只饭碗，而放掉她，则等于砸烂了一只饭碗。自己辛辛苦苦从中山一路风尘赶来，不就是为了一个临时的饭碗么。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他紧紧地抓住眼镜小姐不放。

两个保安憋着劲搬那张大班台，他们几乎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却没法把那张豪华的实木大班台抬起来。他们没留意到眼镜小姐遭到的非礼。他们还在全力以赴地搬着。“他妈的怎么这么重啊，哎，王皮子，再来一个人！”他们一边用力一边骂着。

天上阴云密布，眼看着雨点子就要砸将下来了。眼镜小姐发觉情况不对，她有些害怕有些紧张起来。“你、你想干什么？”

刀锋有些不好意思，他挑挑眉松开手，说：“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帮你搬这些东西吗？你看他们，怎么也抬不动

……噢，对不起，真的，我……”

眼镜小姐恼火地摸着隐隐作痛的胳膊，她下意识地抬眼看天，随即狠狠地瞪了刀锋一眼，“那你去搬啊，神经病！”

刀锋走过去，伸手抓住台面板，把大班台抱了起来。“让开让开，叫你们让开听见没有?!”他呼喝着，把那几个气喘吁吁的保安吼得一愣一愣的。他们看着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怪物”，大眼瞪小眼，都傻了。

雨“哗——”的一声就泼下来了，轰隆隆的雷声伴着惊心动魄的闪电，顷刻之间就笼罩了整个东江。

眼镜小姐站在写字楼楼梯口，把这令她措手不及的一幕尽收眼底。她惊奇地看着这一切，她想那个家伙哪来那么大的力气呀!

刀锋按指示把那张死沉沉的大班台扛进了一边的生产办公室。转身出来的时候才发现，瓢泼的大雨已经把他和那个可以给他工作的眼镜小姐一东一西地隔开了。他看见眼镜小姐在对面楼梯口站着，望着这边没动，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他抓起随身带的旅游包顶在头上，“呼”的一下就冲过去了。当他湿淋淋地站在眼镜小姐面前，他看见对方湿润的红唇吃惊地张成了一个让人回味无穷的洞穴。

“哎哟妈呀，你吓我一跳！你飞过来的？”眼镜小姐拍着胸口说，刀锋的目光本能地落在了她轻轻拍动胸口的手上，他发现眼镜小姐那隐于衬衫之下的乳峰巍峨挺拔，摇摇欲坠。

“请问下午还招工吗？”刀锋吃力地将目光从眼镜小姐丰满的胸脯上移开。他抹了一把雨水，问。

眼镜小姐缓过气来，说：“我叫叶小丹。你呢？”

“叶小丹？”刀锋说，又想了一会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你是不是电影明星？”

叶小丹笑了，“你来迟一步，我们真的招满了，再说，我们要当过兵的，要退伍证，但你没有。要不，搬运你做吗？你力气真大，你姓牛吗？你是不是牛变的？”叶小丹说着说着就禁不住咯咯地笑起来。

刀锋说：“我姓刀，叫刀锋。我不是牛变的，我是一只豹子。你看我刚才的动作，像不像一只扑向猎物的豹子？”

“姓刀？百家姓里有这姓吗？你的名怎么这么奇怪？”叶小丹笑着笑着就不笑了，灿烂的脸色晴转多云：“你是说，你是豹子，我是你的猎物？”

刀锋吓了一大跳：“不、不是，我是说，我需要一份工作，我刚来南方不久，在中山那边的建筑工地上做杂工，我不想干那种工作。”

叶小丹又笑了，那种倏忽而变的情绪令刀锋叹为观止：“你的脸比这天还变得快。你让我紧张得要命。”

叶小丹说：“我又不吃你你紧张什么！”旋即向刀锋伸出手来，刀锋发现她的手儿纤柔秀美，使人情不自禁产生一种想轻轻将她握住，握她一生一世的冲动。

“和我，握手？”刀锋感到惊奇。

叶小丹一愣，随即咯咯地笑起来。“握手？你可想得真美！叫你拿证件呐，你的身份证，还有相关证件资料。你不会什么都没有吧？看你的样子，也不像刚出门打工的人，下回别撒谎了。”叶小丹从刀锋手上接过证件，一边看一边说：“真姓刀啊？你们那儿是不是离云南很近？听说云南有少数民族姓刀。”

刀锋微微一笑，他说：“对，有个舞蹈家叫刀美兰。不过我想声明的是，我没撒谎，我以前在外打过工，但回家几年再出来，什么都变了。”

叶小丹拿着刀锋的证件回到办公室，她打开电脑迅速地查阅了总公司在东江市区的三个下属分厂的人事档案库。“不巧得很，三个厂都没空位了。”她对一边有些诚惶诚恐的刀锋说。然后，她靠在大班转椅上想了一会儿，又打了几个电话，信息反馈和电脑库里反映的一模一样，每个厂的各部门都没有招工的信息。叶小丹思忖了一会儿，除非先将招的保安剔一个出去？或者，挤一挤，将刀锋塞给他们？稍作权衡，她给一厂厂部打了个电话。她对刀锋说：“看来只能做搬运了。”

果然，一厂那边很尊重叶小丹，厂长爽快地说：“叶小姐怎么安排都行，让他下午过来开工。”

叶小丹放下电话坐在那儿似是而非地望着刀锋，回想先前的一幕，她为自己的“心慈面软”感到奇怪，对工人，她自认一向是很冷漠的，可是今天……她有些发愣。

叶小丹对刀锋做了一个爱莫能助的表情，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只能委屈你先做搬运工，有机会，本小姐再帮你换工作。”

刀锋说：“谢谢，你不单人长得美，心也美！”

叶小丹白了他一眼，说：“记住，今后你少跟我来这套！”

一辆长虫般的货柜车轰轰隆隆地开进了厂门，那时时针已经指向晚上 10 点，刀锋和几个搬运工正在楼上楼下两点一线地搬东西，那些打好包装的产品，很快就一件件地码了几排。

“刀仔，你跟张小二多跑几趟，我们在这儿装车。”搬运组的组长冲刀锋叫了一声。对这个由总公司叶小姐“硬性摊派”下来的工友，他暂时还产生不了应有的好感。每每干活，他总是忍不住要冲刀锋呼三喝四，将他使来唤去，老把重的累的脏的活儿推给他。想象中刀锋会发牢骚顶嘴甚至拒绝听从他的号令，那么他就可以找到借口将刀锋踢出厂门。在美洲公司里，下属对上司的每一句话都得绝对服从，哪怕上司的决定或安排是错误的，下属仍需不折不扣地执行。当然，公平的是如果出了纰漏，一旦上司的上司追究起来，一般不会找到执行者的头上去，全部责任均由作出决策和安排的人承担。组长之所以处处刁难刀锋，实际上就是想让他忍无可忍直至不服从工作安排，最后不得不卷铺盖卷滚蛋。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刀锋的忍耐性相当好，他不仅没如组长所望奋起反抗，而且将那些安排下来的工作做得十分认真，完成得无懈可击。

听到组长的安排时，刀锋正走在楼梯台阶上，一边上楼一边喝水，他回头应了一声，将矿泉水瓶拧上盖塞入屁股兜里。广东的气太热了，他简直就受不了，几乎一天到晚都在喝水，屁股兜里整天揣着个矿泉水瓶，全靠着冷水解渴，喝

完又装满，装满了又喝完。三楼成品课还有一大堆装箱封好了的货得扛下来哩。他这么想着，脚下的步子就拉大了跨度。

车间里灯火通明，几十个女工各就各位，紧张而又有序地忙着，到处都是“哗哗”的撕扯封箱胶的声音。充斥整个空间的，还有那几十个劳累了一天的工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浓烈的汗酸味。

课长“汉奸”正在指手画脚。“快点快点。放那儿放那儿，叫你放那儿你听到没有?!”

“砰。”两个女工抬着一只装满产品的大纸箱过来，还在半道上，其中一方手没抠住，纸箱一下子滑落在地，发出一声沉闷的响。正在唾沫横飞的汉奸抬起头来盯住那两个女工，那张刀条脸绷得像一块铁板，他双手叉腰，目光从那中分式的两撇长头发间刀子一样扎过来，吓得两个女工面容失色。

实际上汉奸升任课长还没几天，他升课长的诀窍主要是将日本主管宫本正二的马屁拍得油光水滑，所以就当了官。

美洲公司是日本人投资的，老板叫山口一雄，一年四季满世界飞来飞去，很少下工厂。至于他的公司名为何不叫“大日本”或“亚洲”，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只要工厂有充足的货源，每月有工资收，加班加点拼死拼活都没太大的关系，外国佬之所以能榨到中国工人的油水，关键就在于我们没钱，愿意让他榨。于是劳动力就越来越廉价。

汉奸是广西玉林乡下的一个农民，在美洲干了三年多，从前一直干流水线，不知怎么突然就当了拉长又突然升了课长，可谓平步青云走了狗屎运，为这个事他简直就激动骄傲

得不知如何是好，对日本主子宫本正二的感激之情，通通转化为对员工的苛刻和穷凶极恶，每当训斥员工的时候，那两撇左右分开的长头发就在眼睛边甩来甩去，加上他人长得干巴巴的像个老烟鬼，就使人情不自禁想起电影里的汉奸样子，于是，工人私下里就叫他汉奸。

“没吃饭啊？”汉奸叫起来：“还不快点干！今晚上做不完，谁都别想下班。还有，你们两个，罚款 10 块，回去，回去干活！”

“啾——！”又是一声响。汉奸吓了一跳，他把头掉过来又掉过去，突然指着工人破口大骂：“谁？谁他妈的放屁？上班时候不准放屁！谁？谁放屁？站出来！”

车间里一刹那鸦雀无声，工人都沉默着，紧张地等待着霉运的到来。“是不是你，嗯？”汉奸指着一个满脸通红的小女孩：“你为什么放屁？要放屁事先为什么不举手？嗯？！”

“不、不是我，不是……”那女孩吓坏了，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刀锋看见那双清亮的眼睛里顷刻之间泪光盈盈。

“不是你？不是你那是谁？干活干活！”汉奸像个疯子般挥舞着双手：“不承认，哼！你们都不承认对吧？好，今晚上夜餐全部取消，还有，放屁污染车间环境卫生，每人罚款 5 块。”

这莫名其妙的一幕差不多就把一边的刀锋看傻了，他拉过一箱货扛在肩上，正想再拉一箱抱下去，听汉奸这一叫嚷，不觉把肩上的也放下来了。“放屁也要请假？”他说，他感到无限惊奇。

汉奸觉得有些突兀。“啊对？放屁和撒尿屙屎一样。咦，你是谁？你站这儿干什么？”